

钻石项链奇案

(美)詹姆斯·切斯 著

罗明 刘叶 译



群众出版社

钻石项链奇案

〔美〕 詹姆斯·切斯 著

罗明 刘叶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D/K39/24

钻石项链奇案

[美] 詹姆斯·切斯 著 罗明 刘叶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1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45-2/I·225 定价：3.30元

印数：00001—13000册

内 容 简 介

盗窃团伙女头目玛莎专门组织、策划偷盗豪门大户。这次，她伙同老骗子谢利、杂技女演员吉尔达及开锁专家罗宾斯，开始实施一项周密而惊险的珠宝盗窃计划。他们冒充医生、电工、房屋维修工，进行着一个个令人咋舌的骗局。同时，这伙盗贼内部充满着阴险的敲诈，无情的欺骗，也有着痴情的爱。

与前一条线索同时展开的是一场纠缠着爱情与金钱的悲剧。能力平庸而相貌英俊的哈里，偶然被一富豪的独生女儿莉萨看中。在金钱的诱惑和权力的威胁下，哈里被迫娶莉萨为妻。莉萨骄横跋扈，把哈里视为掌中玩物。后来，哈里与漂亮的女招待塔妮娅相爱，过上了担惊、欢娱的偷情生活。一天，莉萨突然被人杀死，一串价值连城的项链也不翼而飞。莉萨留下遗言：若哈里再娶，将得不到任何遗产。在金钱与塔妮娅之间，哈里选择了前者。

盗窃团伙被一网打尽。塔妮娅为爱情殉难，一心追逐金钱的哈里死在车轮下。

第 一 章

这个故事是我从埃尔·巴尼那儿听来的。他是一个嗜酒成性的无业者，时常出没在伊甸城的海滨区，寻机找人替他买一杯啤酒喝。

有人告诉我，埃尔·巴尼一度曾是海滨最好的潜水员。他教潜水，叉鲨鱼，陪伴旅游季节蜂涌而至的阔佬们的妻子，赚了不少钱。但啤酒毁了他。

埃尔·巴尼身材硕大，体重350磅，坐下时啤酒肚象气球一样耷拉在双膝上。他大约63岁，因常年生活在阳光下，皮肤晒成了桃花心木的颜色，脑袋是扁圆形的，绿色的眼睛目光犀利，他的嘴使我想起了红鲷，扁平的鼻子几乎占据了半张脸。据他说，那是因为一位不讲理的丈夫在草堆里抓住他同那人的妻子在一起时砸了他一拳。

我写了一本走运的小说，所以有足够的钱可以躲避纽约的寒冷。我因此来到佛罗里达海滨的这个伊甸城。在重新工作之前，我完全付得起在那里度假一个月的花销。我住进了西班牙湾旅馆。它可能是佛罗里达所有旅馆中最豪华的一家，只接待50名游客，它提供的服务证明结帐时付的高价是完全值得的。

旅馆经理杜拉克是位英俊的高个男子，举止优雅，无可挑剔，他的那种魅力是法国人绝无仅有的。他读过我写的书，而且印象深刻。一天晚上，我吃完了一顿西班牙湾旅馆

惯常提供的佳肴后，正坐在泛光灯照亮的平台上，杜拉克走过来，向我讲起了埃尔·巴尼。

他笑着说：“他有我们当地人的那种特殊的个性。他认识所有的人，知道这个城所有的事情。跟他去聊聊会使你感到很有趣味的。如果你去找他，肯定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素材。”

过了一个星期游泳、饱食终日、和一些徒有其貌的女孩子鬼混的日子后，我想起了杜拉克讲的关于埃尔·巴尼的事。我现在手头正好没事可干，于是我便开车去了海神酒店。酒店座落在一片充满油污的海滨区，附近船坞里停泊着许多捞海绵的渔船。我在那里找到了埃尔·巴尼。

他坐在海神酒店外的一个系船桩上，手里拿着一听啤酒，心神不定地望着过往的船只。

我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杜拉克曾经提起过他的名字。

“杜拉克先生？呀，一个绅士。很高兴见到你。”他伸出一只肮脏的大手。“那你是一位作家？”

“是的，”我说。

他喝完了那罐啤酒，随手把空罐扔到港里。

“走，咱们去喝一杯。”他领我穿过码头，走进阴暗污秽的海神酒店。我们进去时，一位侍者向他咧嘴笑了笑，眼睛闪着光。我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知道埃尔又找到了一个为他付酒钱的人。

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聊天。在喝完了第二杯啤酒时，埃尔说：“你在寻找故事素材吗，先生？”

“我总是在寻找故事素材。”

“你想听听埃斯摩迪钻石的故事吗？”埃尔充满希望地凝视着我。

“愿意，”我说。

埃尔微笑着。他有一种奇怪的笑容，红鳖嘴唇扭曲了一下，看上去象是在笑，但当我看到他那绿色的小眼睛里面时，发现那里并没有笑意。

“我象一辆破旧的老福特车，”他说，“一加仑汽油只能走5英里。”他看着他的空杯子，“但只要不断斟满我的杯子，我就会象鸟儿一样飞翔。”

我走到咧着嘴在笑的侍者那儿，嘱咐妥当。埃尔足足谈了4个小时。他的杯子一空，侍者就过来斟满。我一生中见过许多喝酒的人，但从没见过这么个喝法。

“我在这座小城里生活至今已有50年，”埃尔说，眼睛盯着他杯子里泛起白沫的啤酒。“我是一个爱打听的人。我同警察、报社、知道各种各样肮脏事的家伙都有联系。”他喝了一大口啤酒，轻轻地打了个嗝。“你懂吗？我认识警察、密探、惯犯、妓女，还有那些神出鬼没但消息灵通的黑孩子。先生，你明白吗？我是一个凡事都要打听的人。”

我说我明白了，可埃斯摩迪钻石是怎么回事？

埃尔把他的手伸到肮脏的沾满汗渍的衬衫下，搔了搔他的大肚皮。他喝完啤酒，然后朝那位侍者看了看。侍者笑嘻嘻地走过来又为他斟满了酒。两人配合极为默契。

“埃斯摩迪钻石？你想听埃斯摩迪钻石的故事？”

“为什么不？”

他看着我，小绿眼睛目光僵硬。

“你能把它写成一部小说？”

“我不知道，也许能。我还没听怎么会知道能不能呢？”
我指了指他那鸡蛋形的秃头。

“先生，如果你想听，就需要时间，但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金钱。”

杜拉克早就对此提醒过我，所以我点点头。

“那好。”

我从口袋中掏出两张20美元的钞票交给了他。他仔细审视了一会儿这两张钞票，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然后把钱小心地放进他的钱包。

“啤酒呢？”

“你要多少都可以。”

“再来点儿吃的？”

“可以。”

从我与他见面，我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笑容。

“那好，先生。”他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擦擦他那扁平的被砸坏的鼻子，然后继续说道，“埃斯摩迪钻石的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迈阿密。”

艾贝·舒尔曼是佛罗里达最大的赃物收购者。他干这一行已经20年了，这是一桩大买卖。

当有钱人带着他们的妻子、情妇、妓女来到佛罗里达海滨时，他们的女人必定浑身珠光宝气——钻石项链、祖母绿和红宝石胸针，配着耳环和戴在白胖手臂上珠宝镶嵌的手镯。这是地位的象征。专事偷盗珠宝的窃贼也象黄蜂一样从各地聚集到佛罗里达海滨，用他们那熟练灵巧的手指大捞一把。但珠宝对他们没什么用，他们要的是现钱。

于是，艾贝·舒尔曼来到了这里。

他住宅的玻璃门上用金字写着：

迪拉诺钻石商

迈阿密——纽约——阿姆斯特丹

董事：艾贝·舒尔曼

艾贝不时地和一些荷兰阿姆斯特丹钻石商进行交易，赚取一笔足够他租下这16层楼上俯瞰比斯埃纳湾的狭窄破旧的办公室的收入。

但他真正的生意是倒卖偷窃来的珠宝。

当有人把盗来的珠宝送到他这里来时，他能准确地估出赃物的价值，并会付给销赃人赃物价值的四分之一，然后把宝石拿到一个他知道不会提出任何疑问的珠宝商那里，用市场价的二分之一卖给他。他已经稳稳当当地这样干了20年，积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完全可以洗手不干，安度晚年了，但他却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虽然 he 知道自己是在冒险，警察随时可能光临。对他来说，干这一行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不但从中得到乐趣，还使他的生活更加富有刺激性。

两年前5月份的一个炎热的日子，艾贝坐在他那破旧的办公桌旁，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用警惕而又茫然的表情望着亨利·谢利上校。

亨利·谢利上校又高又瘦，头发全白，白胡子长而蓬松。他长着羊皮纸似的黄色皮肤，目光犀利的灰色眼睛和一个长长的鹰钩鼻，身穿乳白色的薄西装，戴着一条领带，衬衣有些皱巴，脚蹬一双墨西哥皮靴。

亨利·谢利上校自然不是他的真名。他是这一行中最精明最滑头的骗子，今年68岁，有15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谢利精于玩弄诈术，被他诈骗过的富商的名字足以写成一本社

交名人录。

艾贝说：“亨利，我化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已找到了你四处寻觅的那号人。如果你还不满意，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亨利·谢利在艾贝的烟灰缸里弹了弹他雪茄的烟灰。

“这我能想象。告诉我他的情况吧。”

“他叫约翰尼·罗宾斯，”艾贝说，“一表人材，26岁，15岁开始在雷森斯锁业集团公司工作，在那儿干了5年，对保险箱、普通锁和号码锁都了如指掌。”艾贝伸出拇指指着他身后的保险箱说，“他只用4分钟就把这个保险箱打开了。”艾贝朝谢利咧嘴笑了笑。“我从不保险箱里放任何东西，不然我会睡不好觉的。他离开雷森斯公司后，成了一名赛车手。他脾气急躁，在赛车场上，他打伤了一名赛车场上的明星的下巴，所以被解雇了。后来他在一个修车厂干活，但又和老板的老婆出了点事，被老板抓住了，约翰尼打伤了老板的鼻子。”艾贝吃吃地笑着，“约翰尼是一个粗野的打手。老板叫来了警察，警察还未动手，他先打了警察。他被判三个月监禁。他告诉我，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打开铁锁逃出监狱，但他喜欢那些难友，他也不想使那位与他相处得不错的看守难堪。现在，他要重整旗鼓。他年轻、倔强、健美，漂亮。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谢利点点头。

“听起来倒是不错。你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了吗？”

“我只告诉他可以赚大钱，”艾贝说，“他只对赚大钱感兴趣。”

“谁不感兴趣？”谢利捻灭了他的雪茄，“最好能让我

跟他聊聊。”

“他正在海景旅馆等你呢。”

“他在旅馆登记用的是罗宾斯这个名字吗？”

“是的。”艾贝抬头看着天花板，问道，“玛莎怎么样？”

“艾贝，她对分成不满。”

艾贝的胖脸绷紧了。

“她对分成从来就不满意。她分的已经够多了。”

“艾贝，”谢利把一条长腿搭在另一条上。“她认为你只付四分之一是一种诈骗。我倾向于她的意见。你知道，艾贝，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生意，是一笔很大的生意，最好的货，最大的买卖。”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她希望她这次能拿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艾贝装出既震惊又诧异的神情，“她疯了吧？我连一半都拿不到！她以为我是干什么的？救世军？”

谢利那犀利的目光突然变得冷酷无情。

“如果出了差错，艾贝，警察抓的是我们，你与此事毫不相干。我们受苦，你坐在这儿拿钱。除非你做什么蠢事，你会很安全的。玛莎对这种勒索感到厌恶，我也如此。我们想得到足够的钱以便洗手不干。四分之一绝对不行，三分之一才行。你觉得怎么样？”

艾贝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胖脸上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亨利，我不能这样做。要是我给你们三分之一，我就亏了，那不公平。如果我来处理这批货，我必须得到适当的

利润，你懂吗？”

谢利平静地说：“我了解玛莎，她已打定主意要三分之一。”

“那不行。能不能让我同玛莎谈谈？”艾贝笑着说，“我可以向她解释。”

“三分之一。”谢利重复了他的话，“伯尼·鲍姆也做这类生意。”

艾贝听了此话，就象有人在他屁股上用针刺了一下。

“鲍姆？”他的嗓门提高了，“你们还没跟他谈过，是吗？”

“还没有。”谢利平静地说，“但如果从你这里得不到三分之一，玛莎会去跟他谈的。”

“鲍姆决不会给她三分之一！”

“如果他知道他是在砸你的买卖，他会给的。鲍姆痛恨你的无礼，是吗，艾贝？”

“听着，你这个老骗子。”艾贝咆哮着，身体前倾，怒视着谢利。“你休想讹诈我！鲍姆决不会付给你三分之一的！你别对我耍花招。”

“听着，艾贝，”谢利温和地说，“我们不必再为此争论。你是了解玛莎的，她要三分之一，她就会向所有的大销赃者去兜售这桩买卖，直到她获得这三分之一。你不是唯一的买主。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总价值将为200万美元。即使你只拿四分之一，你的收入也相当可观，而且安全。我们要三分之一，艾贝，就这么定了，还是我们再去和鲍姆谈谈。”

艾贝知道他无法再讨价还价了。

“这个玛莎！”他恼恨地说，“我无法同这些贪吃的女人打交道。”

“别管玛莎吃多少。”谢利脸上露出老于世故的笑容。他知道自己已经赢了。“我们得三分之一。”

艾贝怒视着他。

“好吧，给你们三分之一，你这个贼！”

“别太激动，艾贝，”谢利说，“我们大家都能赚到大笔钱。噢，还有一件事。”

艾贝充满疑虑地皱了皱眉。

“还有什么事？”

“玛莎想要一件首饰，一件奇特的首饰，一只手镯或者一块手表。她要用它来开始这项计划。我记得你许过愿。”

艾贝打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只长方形的首饰盒。

谢利打开首饰盒，赞赏地看着一只镶钻石的白金手镯。

他把首饰盒放进口袋。“太好了，它值多少钱？”

“18000美元，我要一张收据。”艾贝找了一张纸，草草地写了几个字，交给谢利。谢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站了起来。“我去见约翰尼·罗宾斯。要告辞了。”

“要不是玛莎掌管这桩买卖，我是不会这么干的。”

“先生，”埃尔·巴尼在侍者为他斟第五杯啤酒时对我说，“我总喜欢在我的故事中增添一点色彩。所以，我给你讲的故事很可能并不完全像我说的那样。当我手中拿着一杯啤酒坐在这儿时，我往往倾向于发挥一下自己的想像力。”他搔了搔他的大肚子，看着我。“我一向这样发挥想像力。”

“讲吧，”我说，“我正听着呢。”

埃尔吮了一口啤酒，然后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好吧，先生，我已经介绍了艾贝·舒尔曼和亨利·谢利，现在来看看玛莎·谢利。她和亨利是在出狱后勾搭上的，她知道他是这一行业中最狡猾的骗子之一，他知道她是最聪明的珠宝贼。但是，她从不亲自去偷，而只是组织偷盗。她很有头脑，亨利很欣赏她这一点。玛莎在牢里关了五年，出狱时她瘦了80磅，发誓决不想再坐牢。玛莎出狱后，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里巧遇亨利。她久仰他的大名，他也听说过她的名字。玛莎在狱中时一直在考虑一项计划，她突然想与亨利合伙行动。他被她的想法迷住了。他们断定如果是要弄到现钱——他们只对钱感兴趣，艾贝·舒尔曼在计划中至关重要。玛莎有一个年轻的侄女，她知道这个侄女会很有用，但他们还需要找一个小伙子和侄女一起打头阵。她侄女名叫吉尔达，她的父亲，即玛莎的兄弟是威尔地迷，就是那个写歌剧的意大利人。吉尔达出世时，她父亲刚从歌剧院回来，所以给她起了吉尔达这个名字。”

“是《弄臣》的女主角吉尔达。”我说。

埃尔看着我，搔搔他的肚子，又喝了一杯啤酒。

“我不知道。这女孩后来在一家小马戏团里当上了一名高空特技演员，挣钱不多。玛莎出狱后便想到利用吉尔达。在高层楼房开窗作案，一名高空杂技演员是非常有用的。”埃尔停顿了一下，看看他的杯子，又继续说，“玛莎可能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胖的一个。她对吃毫不节制，吃完饭后，还要用糖果和奶油面包来填塞肚子。我估计她快280磅了，她又矮又胖，金发碧眼。遇到亨利时，她大约54岁。她

要比亨利有头脑得多，她梦想把这次珠宝大盗窃搞成功。

“她在海滨路上的柏拉吉旅馆租了一个三间房的套间，不太豪华，但不错。她给吉尔达找了个楼檐下的套间，这对吉尔达很合适，她只要舒服就行。

“当亨利与艾贝谈话时，玛莎正坐在与楼檐相连的凉台上的太阳伞下，吃着薄荷奶油糖，而吉尔达则一丝不挂地躺在气垫床上晒太阳。”

玛莎·谢利，在黑社会里人们更多地称她为胖子格姆莉琪。她把两根胖手指伸进糖盒，挑了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遮盖一点，姑娘。”她望着吉尔达赤裸着的棕褐色背脊说，“亨利随时都可能走进来，穿上衣服。”

吉尔达背过身，透过墨镜看着阳光灿烂的蓝天。

她25岁，浓密的深褐色长发披在肩上。她长着一双绿色的大眼睛，睫毛又长又黑。

吉尔达做了一个鬼脸，从椅子上扯下一块浴巾裹在腰上。

亨利·谢利走到凉台上。

玛莎问道：“艾贝怎么说？”

“和意料中的一样，开始不愿意，但最后还是答应付三分之一。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小伙子，他几天后就来。他正在准备一套制服，买一辆车，他对车很在行。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你见到他了？”

亨利点点头。

“他活着就是为了较量，有点粗野，但我想我们可以与

他一起工作。”

“你说的粗野是什么意思？”玛莎问道。

“他脾气暴躁，如果有人使他不快，他就会动手打人。但我了解那种人，在任何紧急情况中，他都会很正常的。”

玛莎问：“那小伙子怎么样？”

“我见到他了，也很喜欢他。毫无疑问他能干好这件事。只是……”他抚摸着他的窄领带，“有吉尔达在……”

“你是说他会为她倾倒？”

“肯定会。”

“那又怎么样？”玛莎又拿起一块巧克力，“她需要一个男人，我情愿他是我们中的一个成员，我并不为此担忧。他懂保险箱吗？”

“艾贝起誓他懂。”

“你从艾贝那里弄来了胸针或别的什么东西吗？”

亨利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首饰盒。

“艾贝尽了力，它值18000美元。”

玛莎仔细地看了看手镯，赞赏地点点头。

“亨利，你认为我们会与艾贝有麻烦吗？”

“我想不会的。他虽然狡猾，但一直是合作的，关键要等我们拿到东西向他要钱的时候。”

玛莎沉思了许久，然后把首饰盒放进她放在桌上的手袋里。

“你认为计划能成功吗，亨利？”她问道，突然显得有点怀疑起来。

亨利目光盯着远处繁忙的海港。

“一定能成功，”他说。

两天后，三个人又一起待在凉台上，尽管他们都已感觉到气氛稍微显得紧张，但没有人愿意表现出来。玛莎和亨利懒洋洋地坐在太阳伞下阴凉处的椅子上，吉尔达则躺着晒太阳，白色的比基尼游泳衣更衬托出她那皮肤之美。

玛莎正在绣花，并不时地把手伸进一只盛巧克力的大盒子，这是亨利在旅馆大厅里的礼品商店买的。亨利在研究《纽约时报》上的股票行情。吉尔达在气垫床上软绵绵地躺着。

电话铃使他们警觉起来。亨利扔下了报纸，站起身，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向电话机。

“是的，”他说，“请叫他上来。”

亨利回到凉台上。

“我们的车快来了。”

“遮上点，吉尔达，”玛莎说，“围上那条浴巾。”

“哦，看在上帝份上！”吉尔达不耐烦地喊叫着，但她还是站了起来，围上了浴巾，走到凉台栏杆旁，看着下面旅馆花园中那拥挤不堪的游泳池。

约翰尼·罗宾斯的样子使玛莎一惊。他身穿裁剪合体的深蓝色的司机制服，腋下夹着一顶鸭舌帽。他高高的个子，体态强壮，短短的黑发，狭窄的前额，笔直的鼻梁，绿褐色的眼睛间距挺大，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显得完美无缺。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力量和隐藏着的刚烈性格，他像一名职业斗牛士一样踏着有弹性的步伐轻捷地走上凉台。

“你好，约翰尼，”玛莎一边打量他一边说，“欢迎你。”

“你好，久仰你的大名。”约翰尼说，那严肃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那位老绅士已经向我介绍过你了。”